

藝衡

第六輯

策 划：谢福文
主 编：徐鼎一
副主编：杨一家

藝衡

第六輯

策 划：谢福文
主 编：徐鼎一
副主编：杨一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艺衡. 第6辑/徐鼎一主编. —北京: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, 2011
ISBN 978-7-5013-4693-6
I. ①艺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中华文化—中国 IV. ①K203-53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17383号

顾 问	文怀沙 冯其庸 程大利 朱良志
编 委	杨一家 徐鼎一 谢福文 赖洪喜 潘建国
书 名	艺衡 第六辑
策 划	谢福文
主 编	徐鼎一
副 主 编	杨一家
出 版	国家图书馆出版社
发 行	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文津街七号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耿素丽
执行编辑	李满意 蔡金存 樊 怡 范昱辰 秦 赛 南秀渊
版式设计	箫 泉
印 刷	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 × 1092mm 1/16
印 张	11
版 次	2011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13-4693-6
定 价	48.00元

玉兒春病胭脂淡，瘦损东风一夜花。
 钟定月沉人不语，两行清泪落琵琶。
 此二十年前游旅西京时所
 作，回忆前尘，诚如一梦。

力吉先生雅属

郁达夫



释文：玉儿春病胭脂淡，瘦损东风一夜花。钟定月沉人不语，两行清泪落琵琶。此二十年前游旅西京时所作，回忆前尘，诚如一梦。

款识：辛巳初夏，力吉先生雅属。郁达夫。

钤印：郁达夫（白文方印）

郁达夫（1896—1945），原名郁文，字达夫，幼名阿凤，浙江富阳人。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、散文家、诗人。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《沉沦》、小说《迟桂花》等。

承继传统·研究古学·读书明理·陶养人物





杨一家 云水禅心 180cm x 98cm 2010

【学苑】

- 1 通书 周敦颐著 朱熹注
10 几案一具 闲远之思 严克勤
19 唐寅·《石头记》 季稚跃
25 问题、方法与文献——《论六家要旨》的启示之三 邓曦泽
33 《观沧海》的写作时间及曹操乐府诗的读法 李广柏
40 试论古诗中的六句律——兼谈李白的六句律创作 朱少山 张文芳
48 潜夫后录短札 程羽黑
54 特色独具 历久弥新——评冯其庸《中国文学史稿》 薛天纬

【经苑】

- 60 「经」与中国文化 陈鸿森
64 「孔」、「易」关系「公案」考辨
——以陆德明《论语音义》条例为中心 朱宏胜 钱宗武

【诗苑】

- 73 赵仁珪诗词作品 赵仁珪
75 归朴堂诗草 樊堃
77 七慰燕堂（六十一首选十六） 王成纲
78 杂诗百首（一九六七） 陈永正
81 苏季子沉浮记 橘明逸
96 诗意象随想 皇甫修文
102 试评苏东坡两首「迅急」诗 龚刚

【书画苑】

- 105 王时敏家族艺术研究（上） 韩刚
130 八大山人与禅宗 胡迎建
139 杭川画家纪略 杨一家
146 文怀沙书法作品选
152 田世光绘画作品选

【收藏苑】

- 154 俞曲园尺牒

通书

周敦颐 著
朱 熹 注

通书者，濂溪夫子之所作也。夫子姓周氏，名敦颐，字茂叔。自少即以学行有闻于世，而莫或知其师传之所自。独以河南两程夫子尝受学焉，而得孔、孟不传之正统，则其渊源因可概见。然所以指夫仲尼、颜子之乐，而发其吟风弄月之趣者，亦不可得而悉闻矣。所著之书，又多散失。独此一篇，本号《易通》，与《太极图说》并出程氏，以传于世。而其为说，实相表里，大抵推一理、二气、五行之分合，以纪纲道体之精微，决道义、文辞、禄利之取舍，以振起俗学之卑陋。至论所以入德之方，经世之具，又皆亲切简要，不为空言。顾其宏纲大用，既非秦、汉以来诸儒所及；而其条理之密，意味之深，又非今世学者所能骤而窥也。是以程氏既没，而传者鲜焉。其知之者，不过以为用意高远而已。

熹自蚤岁既幸得其遗编，而伏读之初，盖茫然不知其所谓，而甚或不能以句。壮岁，获游延平先生之门，然后始得闻其说之一二。比年以来，潜玩既久，乃若粗有得焉。虽其宏纲大用所不敢知，然于其章句文字之间，则有以实见其条理之愈密，意味之愈深，而不我欺也。顾自始读以至于今，岁月几何，倏焉三纪，慨前哲之益远，惧妙旨之无传，窃不自量，辄为注释。虽知凡近不足以发夫子之精蕴，然创通大义，以俟后之君子，则万一其庶几焉。淳熙丁未九月甲辰，后学朱熹谨记。

诚上第一

诚者，圣人之本。

诚者，至实而无妄之谓，天所赋、物所受

之正理也。人皆有之，而圣人之所以圣者无他焉，以其独能全此而已。此书与《太极图》相表里。诚即所谓太极也。

“大哉乾元，万物资始”，诚之源也。

此上二句，引《易》以明之。乾者，纯阳之卦，其义为健，乃天德之别名也。元，始也。资，取也。言乾道之元，万物所取以为始者，乃实理流出，以赋于人之本。如水之有源，即《图》之“阳动”也。

“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”，诚斯立焉。

此上二句亦《易》文。天所赋为命，物所受为性。言乾道变化，而万物各得受其所赋之正，则实理于是而各为一物之主矣，即《图》之“阴静”也。

纯粹至善者也。

纯，不杂也。粹，无疵也。此言天之所赋，物之所受，皆实理之本然，无不善之杂也。故曰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，继之者善也，



《御纂性理精义》书影 清刊本

成之者性也。”

此亦《易》文。阴阳，气也，形而下者也。所以一阴一阳者，理也，形而上者也。道，即理之谓也。继之者，气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谓也。善则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，阳之属也，诚之源也。成则物之已成，性则理之已立者也，阴之属也，诚之立也。

元、亨，诚之通；利、贞，诚之复。

元始，亨通，利遂，贞正，乾之四德也。通者，方出而赋于物，善之继也。复者，各得而藏于己，性之成也。此于《图》已为五行之性矣。

大哉《易》也，性命之源乎！

易者，交错代换之名。卦爻之立，由是而已。天地之间，阴阳交错，而实理流行，一赋一受于其中，亦犹是也。

诚下第二

圣，诚而已矣。

圣人之所以圣，不过全此实理而已，即所谓“太极”者也。

诚，五常之本，百行之源也。

五常，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五行之性也。百行，孝、弟、忠、信之属，万物之象也。实理全，则五常不亏，而百行修矣。

静无而动有，至正而明达也。

方静而阴，诚固未尝无也。以其未形，而谓之无耳。及动而阳，诚非至此而后有也，以其可见而谓之有耳。静无，则至正而已；动有，然后明与达者可见也。

五常百行，非诚，非也，邪暗，塞也。

非诚，则五常百行皆无其实，所谓不诚无物者也。静而不正，故邪；动而不明、不达，故暗且塞。

故诚则无事矣。

诚则众理自然，无一不备，不待思勉，而从容中道矣。

至易而行难。

实理自然，故易；人伪夺之，故难。

果而确，无难焉。

果者，阳之决；确者，阴之守。决之勇，守之固，则人伪不能夺之矣。

故曰：“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”

克去己私，复由天理，天下之至难也。然其机可一日而决，其效至于天下归仁，果确之无难如此。

诚几德第三

诚，无为。

实理自然，何为之有！即“太极”也。

几，善恶。

几者，动之微，善恶之所由分也。盖动于人心之微，则天理固当发见，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间矣。此阴阳之象也。

德，爱曰仁，宜曰义，理曰礼，通曰智，守曰信。

道之得于心者，谓之德，其别有是五者之用，而因以名其体焉，即五行之性也。

性焉、安焉之谓圣。

性者，独得于天；安者，本全于己；圣者，大而化之之称。此不待学问勉强，而诚无立，几无不明，德无不备者也。

复焉、执焉之谓贤。

复者，反而至之；执者，保而持之；贤者，才德过人之称。此思诚研几以成其德，而有以守之者也。

发微不可见，充周不可穷之谓神。

发之微妙而不可见，充之周遍而不可穷，则圣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。

圣第四

寂然不动者，诚也；感而遂通者，神也；动而未形、有无之间者，几也。

本然而未发者，实理之体；善应而不测者，实理之用。动静体用之间，介然有顷之际，则实理发见之端，而众事吉凶之兆也。

诚精故明，神应故妙，几微故幽。

“清明在躬，志气如神”，精而明也；“不疾而速，不行而至”，应而妙也；理虽已萌，事则未著，微而幽也。

诚、神、几，曰圣人。

性焉、安焉，则精明应妙，而有以洞其幽

微矣。

慎动第五

动而正，曰道。

动之所以正，以其合乎众所共由之道也。

用而和，曰德。

用之所以和，以其得道于身，而无所待于外也。

匪仁，匪义，匪礼，匪智，匪信，悉邪矣。

所谓道者，五常而已。非此，则其动也邪矣。

邪动，辱也；甚焉，害也。

无得于道，则其用不和矣。

故君子慎动。

动必以正，则和在其中矣。

道第六

圣人之道，仁义中正而已矣。

中，即礼。正，即智。《图解》备矣。

守之贵，

天德在我，何贵如之！

行之利，

顺理而行，何往不利！

廓之配天地。

充其本然并立之全体而已矣。

岂不易简！岂为难知！

道体本然固易简，人所固有故易知。

不守，不行，不廓尔！

言为之则是，而叹学者自失其几也。

师第七

或问曰：“曷为天下善？”曰：“师”。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性者，刚柔、善恶，中而已矣。”

此所谓性，以气稟而言也。

“不达”。曰：“刚善，为义，为直，为断，为严毅，为干固；恶，为猛，为隘，为强梁。柔善，为慈，为顺，为巽；恶，为懦弱，为无断，为邪佞。”

刚柔固阴阳之大分，而其中又各有阴阳，以为善恶之分焉。恶者固为非正，而善者亦未

必皆得乎中也。

惟中也者，和也，中节也，天下之达道也，圣人之事也。

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。然其以和为中，与《中庸》不合。盖就已发无过不及者而言之，如《书》所谓“允执厥中”者也。

故圣人立教，俾人自易其恶，自至其中而止矣。

易其恶则刚柔皆善，有严毅慈顺之德，而无强梁懦弱之病矣。至其中，则其或为严毅，或为慈顺也，又皆中节，而无太过不及之偏矣。故先觉觉后觉，暗者求于明，而师道立矣。

师者所以攻人之恶，正人之不中而已矣。师道立，则善人多；善人多，则朝廷正，而天下治矣。

此所以为天下善也。此章所言刚柔，即《易》之两仪；各加善恶，即《易》之四象；《易》又加倍，以为“八卦”。而此《书》及《图》则止于“四象”，以为火、水、金、木，而即其中以为土。盖道体则一，而人之所见详略不同，但于本体不差，则并行而不悖矣。

幸第八

人之生，不幸不闻过；大不幸，无耻。

不闻过，人不告也；无耻，我不仁也。

必有耻，则可教；闻过，则可贤。

有耻，则能发愤而受教；闻过，则知所改而为贤。然不可教，则虽闻过而未必能改矣。以此见无耻之不幸为尤大也。

思第九

《洪范》曰：“思曰睿，睿作圣。”

睿，通也。

无思，本也；思通，用也。几动于彼，诚动于此。无思而无不通，为圣人。

无思，诚也；思通，神也。所谓“诚、神、几，曰圣人”也。

不思，则不能通微；不睿，则不能无不通。是则无不通，生于通微，通微，生于思。

通微，睿也；无不通，圣也。

故思者，圣功之本，而吉凶之几也。

思之至，可以作圣而无不通；其次，亦可以见几通微，而不陷于凶咎。

《易》曰：“君子见几而作，不俟终日。”

睿也。

又曰：“知几其神乎！”

圣也。

志学第十

圣希天，贤希圣，士希贤。

希，望也。字本作晞。

伊尹、颜渊，大贤也。伊尹耻其君不为尧、舜，一夫不得其所，若搃于市；颜渊“不迁怒，不贰过”，“三月不违仁”。

说见《书》及《论语》，皆贤人之事也。

志伊尹之所志，学颜子之所学。

此言“士希贤”也。

过则圣，及则贤，不及则亦不失于令名。

三者随其所用之浅深，以为所至之远近。

不失令名，以其有为善之实也。胡氏曰：“周子患人以发策决科、荣身肥家、希世取宠为事也，故曰‘志伊尹之所志’。患人以广闻见、工文词、矜智能、慕空寂为事也，故曰‘学颜渊子之所学’。人能志此志，而此学事，则知此书之包括至大，而其用无穷矣。”

顺化第十一

天以阳生万物，以阴成万物。生，仁也；成，义也。

阴阳，以气言；仁义，以道言。详已见《图解》矣。

故圣人在上，以仁育万物，以义正万民。

所谓定之以仁义。

天道行而万物顺，圣德修而万民化。大顺大化，不见其迹，莫知其然之谓神。

天地圣人，其道一也。

故天下之众，本在一人。道岂远乎哉！术岂多乎哉！

天下之本在君，君之道在心，心之术在仁义。

治第十二

十室之邑，人人提耳而教，且不及，况天下之广，兆民之众哉？曰，纯其心而已矣。

纯者，不杂之谓，心，谓人君之心。

仁、义、礼、智四者，动静、言貌、视听无违之谓纯。

仁、义、理、智，五行之德也。动静，阴阳之用，而言貌、视听，五行之事也。德不言信焉，事不言思者，欲其不达，则行以思为主，而必求是四者之实矣。

心纯则贤才辅。

君取人以身，臣道合而从也。

贤才辅则天下治。

众贤各任其职，则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。

纯心要矣，用贤急焉。

心不纯，则不能用贤；不用贤，则无以宣化。

礼乐第十三

礼，理也；乐，和也。

礼，阴也；乐，阳也。

阴阳理而后和，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、兄兄、弟弟、夫夫、妇妇，万物各得其理，然后和。故礼先而乐后。

此“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”之意，程子论“敬则自然和乐”，亦此理也。学者不知持敬，而务为和乐，鲜不流于慢者。

务实第十四

实胜，善也；名胜，耻也。故君子进德修业，孳孳不息，务实胜也。德业有未著，则恐恐然畏人知，远耻也。小人则伪而已！故君子日休，小人日忧。

实修而无名胜之耻，故休；名胜而无实修之善，故忧。

爱敬第十五

“有善不及？”

设问。人或善，而我不能及，则如之何？

曰：“不及，则学焉。”

答言。当学其善而已。

问曰：“有不善？”

问人有不善，则何以处之？

曰：“不善，则告之不善。”且劝曰：“庶几有改乎，斯为君子。”

答言。人有不善，则告之以不善，而劝其改。告之者，恐其不知此事之为不善也；劝之者，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为善也。

“有善一，不善二，则学其一，劝其二。”

亦答词也。言人有善恶之杂，其学其善，而劝其恶。

有语曰：“斯人有是之不善，非大恶也？”

则曰：“孰无过？焉知其不能改？改，则为君子矣。不改为恶，恶者天恶之。彼岂无畏耶？乌知其不能改！”

此亦答言。闻人有过，虽不得见而告劝之，亦当答之以此。冀其或闻而自改也。有心悖理谓之恶，无心失理谓之过。

故君子悉有众善，无弗爱且敬焉。

善无不学，故悉有众善；恶无不劝，故不弃一人于恶。不弃一人于恶，则无所不用其爱敬矣。

动静第十六

动而无静，静而无动，物也。

有形，则滞于一偏。

动而无动，静而无静，神也。

神则不离于形，而不囿于形矣。

动而无动，静而无静，非不动不静也。

动中有静，静中有动。

物则不通，神妙万物。

结上文，起下意。

水阴根阳，火阳根阴。

水，阴也，而生于一，则本乎阳也；火，阳也，而生于二，则本乎阴也。所谓“神妙万物”者如此。五行阴阳，阴阳太极。

此即所谓“五行一阴阳，阴阳一太极”者，以神妙万物之体而言也。

阴阳运行，万物终始。

此即所谓“五气顺布，四时行焉，无极二五，妙合而凝”者，以神妙万物之用而言也。混兮辟兮，其无穷兮。

体本则一故曰混，用散而殊故曰辟。一动一静，其运如循环之无穷，此兼举其体用而言也。此章发明《图》意，更宜参考。

乐上第十七

古者圣王制礼法，修教化，三纲正，九畴叙，百姓大和，万物咸若。

纲，网上大绳也。三纲者，夫为妻纲，父为子纲，君为臣纲也。畴，类也。九畴，见《洪范》九畴也。此所谓理而后和也。

乃作乐以宣八风之气，以平天下之情。

八音以宣八方之风，见《国语》。宣，所以达其理之分；平，所以节其和之流。

故乐声淡而不伤，和而不淫。入其耳，感其心，莫不淡且和焉。淡则欲心平，和则躁心释。

淡者，理之发；和者，理之为。先淡后和，亦主静之意也。然古圣贤之论乐曰：“和而已。”此所谓淡，盖以今乐形之，而后见其本于庄正齐肃之意耳。

优柔平中，德之盛也；天下化中，治之至也。是谓道配天地，古之极也。

欲心平，故平中；躁心释，故优柔。言圣人作乐功化之盛如此。或云“化中”当作“化成”。

后世礼法不修，政刑苛紊，纵欲败度，下民困苦。谓古乐不足听也，代变新声，妖淫愁怨，导欲增悲，不能自止。故有贼君弃父，轻生败伦，不可禁者矣。

废礼败度，故其声不淡而妖淫；政苛民困，故其声不和而愁怨。妖淫，故导欲而至于轻生败伦，愁怨，故增悲而至于贼君弃父。

呜呼！乐者古以平心，今以助欲；古以宣化，今以长怨。

古今之异，淡与不淡，和与不和而已。不复古礼，不变今乐，而欲至治者远矣！

复古礼，然后可以变今乐。

乐中第十八

乐者，本乎政也。政善民安，则天下之心和。故圣人作乐，以宣畅其和心，达于天地，天地之气，感而太和焉。天地和，则万物顺，故神祇格，鸟兽驯。

圣人之乐，既非无因而强作，而其制作之妙，又能真得其声气之元。故其志气天人交相感动，而其效至此。

乐下第十九

乐声淡则听心平，乐辞善则歌者慕，故风移而俗易矣。妖声艳辞之化也，亦然。

圣学第二十

“圣可学乎？”曰：“可。”曰：“有要乎？”曰：“有。”“请闻焉。”曰：“一为要。一者无欲也，无欲，则静虚、动直，静虚则明，明则通；动直则公，公则溥。明通公溥。庶幾乎！”

此章之指，最为要切。然其辞义明白，不烦训解。学者能深玩而力行之，则有以知无极之真，两仪四象之本，皆不外乎此心，而日用闲自无别用力处矣。

公明第二十一

公于己者公于人，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。

此为不胜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发。明不至则疑生。明。无疑也。谓能疑为明。何啻千里！

此为不能先觉，而欲以逆诈、亿不信为明者发。然明与疑，正相南北，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！

理性命第二十二

厥彰厥微。匪灵弗莹。

此言理也。阳明阴晦，非人心太极之至灵，孰能明之。

刚善刚恶，柔亦如之，中焉止矣。

此言性也。说见第七篇，即五行之理也。二气五行，化生万物。五殊二实，二本则一。是万为一，一实万分。万一各正，小大有定。

此言命也。二气五行，天之所以赋受万物而生之者也。自其末以缘本，则五行之异，本二气之实，二气之实，又本一理之极。是合万物而言之，为一太极而已也。自其本而之末，则一理之实，而万物分之以为体。故万物之中，各有一太极，而小大之物，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。此章十六章意同。

颜子第二十三

颜子“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而不改其乐”。

说见《论语》。

夫富贵，人所爱也，颜子不爱不求，而乐乎贫者，独何心哉？

设问以发其端。

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，而异乎彼者，见其大、而忘其小焉尔。

“至爱”之间，当有“富可”二字。所谓“至贵至富、可爱可求”者。即周子之教程子，“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，所乐何事”者也。然学者当深思而实体之，不可但以言语解会而已。

见其大则心泰，心泰则无不足。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。处之一则能化而齐，故颜子亚圣。

“齐”字意复，恐或有误。或曰：化，大而化也。齐，齐于圣也。亚，则将齐而未至之名也。

师友上第二十四

天地间，至尊者道，至贵者德而已矣。至难得者得人，人而至难得者，道德有于身而已矣。

此略承上章之意，其理虽明，然人心蔽于物欲，鲜克知之。故周子每言之详焉。

求人至难得者有于身，非师友，则不可得

也已！

是以君子必隆师而亲友。

师友下第二十五

道义者，身有之，则贵且尊。

周子于此一意而屡言之，非复出也。其丁寧之意切矣。

人生而蒙，长无师友则愚。是道义由师友有之。

此处恐更有“由师友”字，属下句。

而得贵且尊，其义不亦重乎！其聚不亦乐乎！

此重、此乐。人亦少知之者。

过第二十六

仲由喜闻过，令名无穷焉。今人有过，不喜人规，如护疾而忌医，宁灭其身而无悟也。噫！

势第二十七

天下，势而已矣。势，轻重也。

一轻一重，则势必趋于重，而轻愈轻，重愈重矣。

极重不可反。识其重而亟反之，可也。

重未极而识之，则犹可反也。

反之，力也。识不早，力不易也。

反之在于人力，而力之难易，又在识之早晚。

力而不竞，天也。不识不力，人也。

不识，则不知用力；不力，则虽识无补。

天乎？人也，何尤！

问势之不可反者，果天之所为乎？若非天，而出于人之所为，则亦无所归罪矣。

文辞第二十八

文所以载道也。轮辕饰而人弗庸，徒饰也；况虚车乎！

文所以载道，犹车所以载物。故为车者必

节其轮辕，为文者必善其辞说，皆欲人之爱而用之。然我饰之而人不用，则犹为虚饰而无益于实。况不载物之车，不载道之文，虽美其饰，亦何为乎！

文辞，艺也；道德，实也。笃其实，而艺者书之，美则爱，爱则传焉。贤者得以学而至之，是为教。故曰：“言之无文，行之不远。”

此犹车载物，而轮辕饰也。

然不贤者，虽父兄临之，师保勉之，不学也；强之，不从也。

此犹车已饰，而人不用也。

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，艺焉而已。

噫！弊也久矣！

此犹车不载物，而徒美其饰也。或疑有德者必有言，则不待艺而后其文可传矣。周子此章，似犹别以文辞为一事而用力焉。何也？曰：

“人之才德，偏有长短，其或意中了了，而言不足以发之，则亦不能传于远矣。故孔子曰：‘辞达而已矣。’程子亦言：‘《西铭》吾得其意，但无子厚笔力，不能作耳。’正谓此也。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无，有德而有言者常多，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。学者先务，亦勉于德而已矣。”

圣蕴第二十九

“不愤不启，不悱不发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，则不复也。”

说见《论语》。言圣人之教，必当其可，而不轻发也。

子曰：“予欲无言，天何言哉！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。”

说亦见《论语》。言圣人之道，有不待言而显者，故其言如此。

然则圣人之蕴，微颜子殆不可见。发圣人之蕴，教万世无穷者，颜子也。圣同天，不亦深乎！

蕴，中所畜之名也。仲尼无迹，颜子微有迹。故孔子之教，既不轻发，又未尝自言其道之蕴，而学者惟颜子为得其全。故因其进修之迹，而后孔子之蕴可见。犹天不言，而四时行，百物生也。

常人有一闻知，恐人不速知其有也，急人知而名也，薄亦甚矣！

圣凡异品，高下悬绝，有不待校而明者。其言此者，正以深厚之极，警夫浅薄之尤耳。然于圣人言深，常人言薄者，深则厚，浅则薄，上言首，下言尾，互文以明之也。

精蕴第三十

圣人之精，画卦以示；圣人之蕴，因卦以发。卦不画，圣人之精，不可得而见。微卦，圣人之蕴，殆不可悉得而闻。

精者，精微之意。画前之易，至约之理也。伏羲画卦，专以明此而已。蕴，谓凡卦中之所有，如吉凶消长之理，进退存亡之道，至广之业也。有卦则因以形矣。

《易》何止《五经》之源，其天地鬼神之中乎！

阴阳有自然之变，卦画有自然之体，此《易》之为书，所以为文字之祖，义理之宗也。然不止此，盖凡管于阴阳者，虽天地之大，鬼神之中，其理莫不具于卦画之中焉。此圣人之精蕴，所以必于此而寄之也。

乾损益动第三十一

君子乾乾，不息于诚，然必惩忿窒欲，迁善改过而后至。乾之用其善是，损益之大莫是过，圣人之旨深哉！

此以乾卦爻辞、损益大象，发明思诚之方。盖乾乾不息者，体也；去恶进善者，用也。无体则用无以行，无用则体无所措。故以三卦合而言之。或曰：“其”字亦是“莫”字。

“吉凶悔吝生乎动。”噫！吉一而已，动可不慎乎！

四者一善而三恶，故人之所值，福常少而祸常多，不可不谨。此章论《易》所谓“圣人之蕴”。

家人睽复无妄第三十二

治天下有本，身之谓也；治天下有则，家

之谓也。

则，谓物之可视以为法者，犹俗言则例、则样也。

本必端，端本，诚心而已矣。则必善，善则，和亲而已矣。

心不诚，则身不可正；亲不和，则家不可齐。家难而天下易，家亲而天下疏也。

亲者难处，疏者易裁，然不先其难，亦未有能其易者。

家人离，必起于妇人。故《睽》次《家人》，以“二女同居，而志不同行”也。

《睽》次《家人》，《易》卦之序，“二女”以下，《睽》《象传》文。二女，谓《睽》卦《兑》下《离》上，《兑》少女，《离》中女也。阴柔之性，外和悦而内猜嫌，故同居而异志。

尧所以厘降二女于妫汭，舜可禅乎？吾兹试矣。

厘，理也。降，下也。妫，水名。汭，水北，舜所居也。尧理治下嫁二女于舜，将以试舜而授之天下也。

是治天下观于家，治家观身而已矣。身端，心诚之谓也。诚心，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。

不善之动息于外，则善心之生于内者无不实矣。

不善之动，妄也；妄复，则无妄矣；无妄，则诚矣。

程子曰：“无妄之谓诚。”

故《无妄》次《复》，而曰“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”。深哉！

《无妄》次《复》，亦卦之序。先王以下，引《无妄》卦《大象》，以明对时育物，唯至诚者能之，而赞其旨之深也。此章发明四卦，亦皆所谓“圣人之蕴”。

富贵第三十三

君子以道充为贵，身安为富，故常泰无不足。而铢视轩冕，尘视金玉，其重无加焉尔！

此理易明，而屡言之，欲人有以真知道义之重，而不为外物所移也。

陋第三十四

圣人之道，入乎耳，存乎心，蕴之为德行，行之为事业。彼以文辞而已者，陋矣！

意同上章。欲人真知道德之重，而不溺于文辞之陋也。

拟议第三十五

至诚则动，“动则变，变则化”，故曰：“拟之而后言，议之而后动，拟议以成其变化。”

《中庸》《易大传》所指不同，今合而言之，未详其义。或曰：至诚者，实理之自然；拟议者，所以诚之之事也。

刑第三十六

天以春生万物，止之以秋。物之生也，既成矣，不止则过焉，故得秋以成。圣人之法天，以政养万民，肃之以刑。民之盛也，欲动情胜，利害相攻，不止则贼灭无伦焉。故得刑以治。

意与十一章略同。

情伪微暧，其变千状。苟非中正、明达、果断者，不能治也。《讼卦》曰：“利见大人”，以“刚得中”也。《噬嗑》曰：“利用狱”，以“动而明”也。

中正，本也；明断，用也。然非明则断无以施，非断则明无所用，二者又自有先后也。《讼》之中，兼乎正；《噬嗑》之明，兼乎达。《讼》之刚，《噬嗑》之动，即果断之谓也。

呜呼！天下之广，主刑者民之司命也。任用可不慎乎！

公第三十七

圣人之道，至公而已矣。或曰：“何谓也？”曰：“天地至公而已矣。”

孔子上第三十八

《春秋》，正王道，明大法也，孔子为后

世王者而修也。乱臣贼子诛死者于前，所以惧生者于后也。宜乎万世无穷，王祀夫子，报德报功之无尽焉。

孔子下第三十九

道德高厚，教化无穷，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，其惟孔子乎！

道高如天者，阳也；德厚如地者，阴也；教化无穷如四时者，五行也。孔子其太极乎！

蒙艮第四十

“童蒙求我”，我正果行，如筮焉。筮，叩神也，再三则渎矣，渎则不告也。

此通下三节，杂引《蒙卦象》《象》而释其义。童，稚也。蒙，暗也。我，谓师也。筮，揲著以决吉凶也。言童蒙之人，来求于我以发其蒙，而我以正道，果决彼之所行，如筮者叩神以决疑，而神告之吉凶，以果决其所行也。叩神求师，专一则明。如初筮则告，二三则惑，故神不告以吉凶，师亦不当决其所行也。

“山下出泉”，静而清也。汨则乱，乱不决也。

“山下出泉”，《大象》文。山静泉清，有以全其未发之善，故其行可果。汨，再三也。乱，渎也。不决，不告也。盖汨则不静，乱则不清。既不能保其未发之善，则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，而反滋其惑，不如不告之为愈也。

慎哉！其惟“时中”乎！

时中者，《彖传》文，教当其可之谓也。初则告，渎则不告；静而清则决之，汨而乱则不决。皆时中也。

“艮其背”，背非见也。静则止，止非为也，为不止矣。其道也深乎！

此一节引《艮》卦之《象》而释之。艮，止也，背，非有见之地也。“艮其背”者，止于不见之地也。止于不见之地则静，静则止而五为，一有为之之心，则非止之道矣。此章发明二卦，皆所谓“圣人之蕴”，而主静之意矣。

几案一具 闲远之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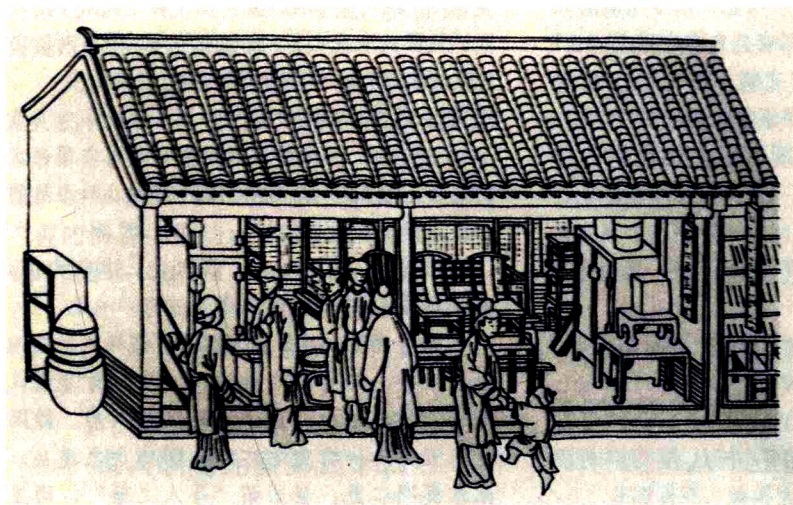
严克勤

明清两代，江南文人的功名情况为全国之冠，进士、状元数量甚多。其中以苏、常、松、杭、嘉、湖地区尤甚。然而这对于落榜者来说还是区区小数，更多的文人的命运是名落孙山，浪迹江湖，但当时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，商品流通日趋繁荣，社会风气和社会价值观随之也发生新的变化。隐逸作为治疗中国文人心理创伤的简单的传统剂方，又呈现出新的形态，新旧交替的社会背景促使明清文人开始出现多种情感特征，多种艺术风貌，多种审美追求，从而构成了与前代文人相区别的又一特质。不少文人由政治失意转向内心宁静，一股觉醒的人性解放

之风，给文人的精神世界注入了新的生机。明清文人开始徜徉山水，漫步园林，时时体会到一种清新的生活情趣，感受开明欢快的浪漫风潮的熏染。朴质、平易、惬意成为文人这种充溢内心的乐观向上、生气勃勃的美好心境的体现。这种乐观的生活情趣，既是对人、对己情感的尊重，也是对享乐、对人欲的肯定，是清新、欢快乃至戏谑、幽默情感的开拓。他们不满足于借山水、花鸟聊写胸中逸气，而是开始把自己的艺术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。他们不仅用诗、赋、书、画等方式以寄隐逸、清高，同时开始走向生机勃勃的民间社会，走向斑斓多彩的市民生活，从艺术创作中

享受文化，从文化生活中创造典雅。此时文人的隐逸可以称做“市隐”。

明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变化，使农业和手工业也随之得到了相应发展。除北京、南京这两大城市充分发展外，集中在江南苏、常、松、杭、嘉、湖地区的新兴城市人口



清 徐扬 乾隆南巡图 局部 家具店情景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